



从大山到餐桌 彝良天麻的48亿生意经

中经记者 杜丽娟 昭通彝良报道

彝良山深处，腐殖土厚，云雾常年不散。这里的人种天麻，讲究“看山看树看菌子”。山是

乌蒙山，树是青冈树，菌子是蜜环菌和萌发菌。三样齐了，一颗乌天麻才能在林下自然长成，不施一粒化肥，不打一滴农药。90多年前，红军在这片群山

间辗转突围；今天，彝良人用同样的坚韧，在山林间发起另一场“突围”。把深埋地下的“野疙瘩”，变成了年产值48亿元的富民产业。

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地处滇川黔三省八县接合部，“准静止锋”气候带来了长年阴湿与肥沃腐殖土，这里是公认的世界天麻原产地，也是国家地理

标志产品“昭通天麻”的核心产区、“中国乌天麻之乡”的核心区。2025年，全县天麻种植面积稳定在8.5万亩，产鲜麻4000万斤，综合产值达48亿元，带动

7万余麻农人均增收8200元。从“野疙瘩”到“金疙瘩”，这条路上不仅有市场，还有一套把真金白银装进老百姓口袋里的机制。

从种源到餐桌：一颗天麻的产业链突围

“天麻产业的竞争，说到底就是种源的竞争。谁掌握了优质的‘两菌’和种子资源，谁就掌握了定价权。”

在小草坝镇，麻农陈廷伟给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算了一笔账：“去年种了一万多塘，预计可以挖到明年二三月，市场行情好的话，收入达到三四十万元没问题。”

小草坝镇天麻种植技术主要依托青冈树、蜜环菌、萌发菌构成的微型生态链自然生长。这套看似“笨拙”的林下仿野生种植法，实则对技术要求极高。萌发菌和蜜环菌的质量若不稳定，就如同酿酒缺了好曲，一茬天麻可能颗粒无收。

为此，彝良投入3500余万元建成年产700万瓶的“两菌”厂，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分离提纯本地优质菌株15株，又建成智能化温室育种大棚，集中繁育良种100万斤以上。同时，5000亩乌天麻野生种源保护基地和1050亩良种繁育基地在林间铺开，成功登记省级天麻新品种——昭乌麻1号。

“过去靠天吃饭，现在靠科技链吃饭。”彝良县天麻产业开发中心主任皮万源说，“天麻产业的竞争，说到底就是种源的竞争。谁掌握了优质的‘两菌’和种子资源，谁就掌握了定价权。”种得好，还要加工得好、卖得

好。2016年以来，彝良先后引进培育了四川好医生、国药种业、一心堂、鑫水月等23家龙头企业，开发了天麻饮料、天麻蜜片、天麻酒、天麻糕点、天麻面条等30余个产品。

在彝良天麻产业链上，昭通定风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定风草”）是一个绕不开的样本。走进定风草的加工车间，清洗、蒸煮、切片、烘干、包装——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行。记者到访时正值6月生产淡季，车间里只有四五十名工人做日常加工。

定风草副厂长张孝圣说，每年12月到次年3月是旺季，这里会热闹起来，几十名工人同时上岗，机器日夜不停。“那时车间里说话靠吼，走路靠挤。”

旺季的热闹，源于一张张送到田间的订单。每到冬季采挖季，定风草的收购车直接开进小草坝镇村寨，门口过秤，当场结账。“过去麻农最愁的是销路，现在订单在手，他们也种得安心。”张孝圣说。

2023年年底，天麻被正式纳入“药食同源”目录，政策窗口骤然打开。定风草迅速跟进，追加投资1350万元新建食品生产线，推出“天麻吉时醒”解酒饮片

和“天麻灵芝复合片”等深加工产品。

“现在除了做代工，也做自己的品牌产品，附加值翻了不少一倍。”张孝圣说。如今，定风草规上产值已突破5000万元，这个数字几年前还几乎是零。

皮万源介绍，天麻以前是“药材”，现在有了“药食同源”身份，它可以是饮料、是糕点、是酒。“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帮企业搭好台，让产品自己去市场上找位置。”

目前，彝良好医生的天麻饮片生产线已投产，一心堂投资建设的天麻加工厂将于今年9月投用，占地21.1亩，涵盖初加工和食品饮料两条产线。线下销售，3.6万平方米的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是全国最大的鲜天麻集散地，每年进场交易天麻达到2000万斤以上，交易额达到6亿元以上。

线上销售方面通过京东、抖音、拼多多、淘宝等平台，销售小草坝天麻的市场主体达到347户，年交易鲜天麻1000万斤以上，占全县零售天麻总量约70%，实现交易额约5亿元。2025年在鲜天麻上市时节，长期从事天麻直播带货的团队有20余个，主播40余人，部分麻农也通过抖音直播方式销售天麻。

从田间到口袋：“721机制”分好利益账

目前，全县438家经营主体与5200余户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每年吸纳2.1万余人就近就业。

产业红火不红火，要看老百姓口袋里进了多少。在收益分配上，彝良县建立了“721”利益分配机制，即农户出售天麻给龙头企业、合作社、大户获得的收益，占收益总额的70%；龙头企业、合作社、大户，收购天麻进行加工、销售天麻获得的收益，占收益总额的20%；村集体通过协调土地流转，组织带领务工群众在天麻烘烤、切片、包装、销售、运输等环节获得的务工收入等，集体占收益总额的10%。

皮万源说，设计这套机制的时候，当地反复算过一笔账。天麻产业能不能长久，不看龙头企业做得多大，看麻农能不能持续挣钱。

数字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：让种的人不亏，让加工的人有利，让村子也有积累。目前，全县438家经营主体与5200余户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每年吸纳2.1万余人就近就业。

在小草坝镇金竹村，村民黄启凤已连续两年在加工车间上班，从分级到包装样样熟练。“月月拿工资，比出去打工强，还能顾家。”像她这样的季节性工人，旺季时工厂还会额外再招一批。“天麻加工季每年都为几百人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，人均月薪4000元左右，为周边村民提供



在定风草加工车间里，工人正在对烘干的天麻片进行分拣。

杜丽娟/摄影

了稳定饭碗。”小草坝镇宣传干事潘翠说。

科技带来的不只是产量，更是品质与品牌。“我们花了大力气做溯源体系，每一颗贴标的天麻都能查到产地、种植户、加工环节。”皮万源说，“消费者信任你，才会为品牌买单。”

2025年，全县认证有机天麻基地10万亩，覆盖9个乡镇35家经营主体，有机产品贴标入市累计超过

10万张；溯源体系覆盖110家经营主体，发放溯源码7万余张。贴标后的天麻单价提高了5~10元，品牌溢价正在兑现。“过去我们卖的是原料，现在卖的是品牌、是标准、是信任。”皮万源介绍。

当年红军靠群众引路走出大山，如今彝良人把一颗“野疙瘩”推向了48亿元产值的新高地。在这片红色土地上，产业兴旺的“乌蒙回旋”还在继续。

岗位送到家门口 2.5万人的“出山记”

中经记者 杜丽娟 昭通彝良报道

6月的彝良，天气在凉爽与炙热间交替。但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发界街道扬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，满溢赛道的是琴声与笑

放不下的故土与迈出去的脚步

2019年初冬，接到搬迁通知那天，村民林科松在洛泽河镇仓盈村的老屋里坐了一整夜。土坯墙上雨水浸出的斑驳水印，每一道纹路他都认得，那是他40多年人生的刻度。第二天上车前，他最后一个离开，车门关上的瞬间，一家人透过车窗望着老屋的方向，直到黑瓦土墙消失在大山的褶皱里。他们告别的，不只是一间屋子、几亩薄田，而是与祖辈百年来共生的生存方式。山里的人走不出去，山外的日子进不来。“搬出去了，没有地，怎么活？”这是搬迁前村里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这场搬迁，是脱贫攻坚战中无数家庭命运转折的缩影。从深山到安置区，改变的不仅是居住空间，更是生活方式与发展机遇。彝良县发界安置区是云南第四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，2460亩的规划用地，53栋崭新的住宅楼，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5630户人家在这里住下来。2.5万人来自全县15个乡镇，有苗族、彝族等13个民族，曾经隔着重重山岭的陌生人，如今成了同一栋楼的邻居。

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考题，是如何在陌生之地谋生立足。

发界街道扬帆社区党委书

记，将季节的变幻挡在门外。

84岁的蒋邦秀被一群老姐妹簇拥着，手里攥着一副快板，节拍打得清脆利落。见到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走近，她清了清嗓子，即兴唱了起来：“如今搬进新楼房，

针对留守老人和妇女技能单一、时间零散的特点，社区引进本地竹笋厂和其他手工工坊，将“计件取酬、时间灵活”的岗位送到家门口。69岁的张绪秀每天坐在家里的撕笋子，一个月能挣1000块钱。像她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劳动力，扬帆社区还有343人。居民按需领取材料回家加工，真正实现了“挣钱顾家两不误”。

在团结社区，祖传三代编竹筐的杨天敬、杨恩权父子，曾守着手艺苦无出路。社区干部上门征询，能否带一带人编竹器，由社区帮忙销售。父子俩起初半信半疑，但终究不舍得让这门手艺荒废，便带着一批留守老人、残疾人和无法出门的妇女干了起来。

6月，第十届中国—南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。发界街道团结社区的竹编作品，第一次登上国际展台，28款产品从簸箕、箩筐、背篓等日用器物，延伸到耳环、手环、项链、灯笼、风铃等手工文创潮品。

电梯一按到门口，自来水哗哗流，想唱就唱想跳就跳，共产党恩情忘不了……”

一曲唱罢，满屋欢笑。但这份热闹背后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从大山到新城，从故土难离到落地生根，



发界街道团结社区服务大厅，工作人员为前来咨询的居民答疑解惑。

杜丽娟/摄影

传统经纬编织与现代审美碰撞，每一件都保留着手工编织的细腻纹理。

展会期间，发界街道同步开启“线下参展+线上村播”双线推广模式。本土主播在展台前架起手机，一边展示竹编，一边对着镜头说：“这是我们家老人编的，每一根竹丝都是手工的。”直播间里，屏幕那

发界安置区的2.5万人，用了整整六年，才把日子过成了如今的模样。这场即兴的“演出”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整个安置区的故事。

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走过的，属于自己的另一场长征。

头订单一笔接一笔。

发界街道团结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冯莉表示，团结社区村播联盟将持续深耕数字助农赛道，不断优化运营模式，提升团队专业能力，拓宽销售传播渠道，持续讲好乡村故事，传播乡土声音，推广本土好物，推动辖区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。

安顿好老小，他乡亦是故乡

如果说就业是一个家庭的天平，那么老人和孩子就是两头的砝码。2.5万居民里，有60岁以上老人3468人、16岁以下孩童6211人，老少群体占总人口近四成。“养老与育幼，是安置区安稳生活的两块基石。”孟顺旺说。

2025年7月，“一老一小”爱心家园建成投用，以扬帆社区为核心，辐射团结、前进、远航三大社区，搭建“一中心、三支点”服务阵地，补齐搬迁群众最牵挂的民生缺口。

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，老人聚在一起打牌、唱红歌、跳广场舞。每个月，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过集体生日，切蛋糕、吹蜡烛，有人笑着笑着就抹起了眼泪——“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过生日这么多人。”

73岁的梁志华，原来住在角奎街道发达村，如今是扬帆社区老年协会会长。搬迁前，他在山里住了大半辈子，走几步陡坡便气喘吁吁。搬到安置区后，他每日打太极、练红歌，整个人面貌焕然一新。

记者采访期间，他正和社区的几位老伙计坐在一起练习二胡曲子，见记者一行进来，他低下头调了调弦，即兴拉了一曲。一把二胡，拉出的不仅是旋律，更是搬迁后那份踏实的自在。

幸福食堂每天为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、晚餐，费用通过“个人出一点、政府补一点、

集体添一点、社会捐一点”的“四方共担”模式解决。每天约有40位老人在这里用餐，他们盘中的饭菜，不只是温饱，更带着一份“没有被遗忘”的温度。

孩子们在儿童之家找到了“第二个家”。两名常驻志愿者每天照看60余名儿童，周末和寒暑假课业辅导、兴趣拓展、主题趣味活动排得满满当当。“每日一次上门走访，每周一次课业辅导，每月一次主题活动，每季一次励志电影，每年一次研学活动。”孟顺旺说。

这是扬帆社区推行的“五个一”关爱工作法，用最笨、最细的功夫，去填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成长路上的每一处空缺。

六年前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山脉，说着不同的方言，带着各自的乡愁。如今，他们共享同一片灯光，同一座菜市场，同一个广场。社区把安置区划分为463个微网格，500余名网格员日常巡查、上门走访，手把手教老人用电梯、用燃气灶、用冲水马桶。有人笑称，这是一场“从山野到城市”的再教育。

当年红军翻越乌蒙，为民族前路突围；今日百姓走出大山，为万家烟火突围。两条跨越90年的长路，在彝良这片土地遥遥呼应。今天的发界安置区，是手机屏幕上的直播间，是儿童之家孩子们的画笔，更是幸福食堂里老人们的笑脸。